

情熱南美——原住民藝術踏查

執行者：陳豪毅

參訪國家：巴西 秘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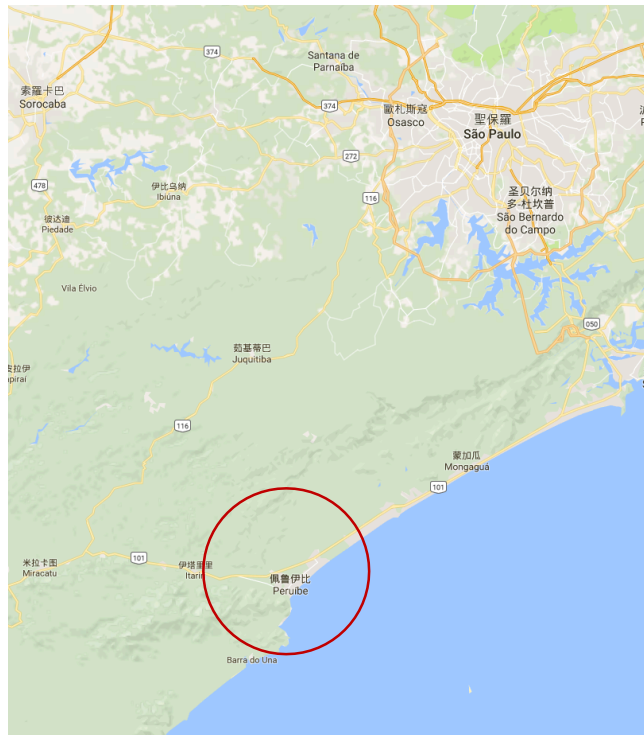
行程時間：2016 年 7 月 8 日～8 月 23 日

未知的巴西

當殖民者隱密的將巴西覆蓋時，它的領土範圍卻一點一點地顯現在人們面前，這緩慢的過程再地圖上可以看到，從 1522 年德國的製圖師 Waldseemüller 就開始描繪出這個一部分的沿海地圖，他稱之為 Terra Nova(新生地)，但他沒有描繪出這個國家的內陸，而只是用食人族這幾個字先填滿它。從 16 世紀的地圖可以看出，當時的巴拉圭版圖比現在更大，現今的聖保羅州也是巴拉圭，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巴西會有 Tupi Gurani 語族的部落。

Peruibe 貝魯伊比

這一區從海灘一直到樹林區都算是原住民的保留區，這個保護區裡面總共有八個部落，我們所去的這個部落算是比較開放的，會去接受外來的人來了解他們的文化，但不是所有的部落對外來的人都展現友善。我原本預定要去的那個部落先前決定不想要對外開放，不想要接觸外來的人。這些原住民是 1550 年傳教士到達巴西時開始跟白人接觸，這邊的原住民是 Tupi Gurani 族，巴西有 350 多種不同的原住民的語言，貝魯伊比這裡還是有很多保留區，這個地區仍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還是被規劃在保留區裡面。



這邊的土地的土質是很貧瘠的，不容易種植，現在這個部落因為土地貧瘠，所以他們選擇對外開放以賺取收資源，剛開始他們實施「資源共享」，大家不擁有任何東西，才不會造成有人吃得飽有人吃不飽，而他們重建過程的收入，就是以對外開放賺取觀光收入，教育上他們不斷地在努力，所以他們也講葡語也講自己的母語。

進到 Aldeia Tabaçu reko ypy 部落

第一位迎接我的是一位年輕人，他是這邊最大的管理者，等於是領導(不是頭目)，他的工作是照看這個部落，外界的人要進入部落必須要經由他的引介，外頭的訊息也是經由他帶回來，他們原本是屬於「把拿鬧」這個部落，但是和部落內的人意見分歧，所以就自己出來建立自己的一個部落，這個地方原先被一堆工廠佔據，這些工廠來這裡開採礦石原料，領導說原本這裡的土地上都是白白的砂礦（製作玻璃的原料），但是全都被挖走了，工廠也變成了廢墟。他們在工廠旁建立了一個規模較小的部落，原本的部落雖然比較封閉，但其中的文化和語言仍不斷在流失，所以現在他們正在做「找回」的工作，如今完全瞭解母語的就只有部落中一位阿嬤而已，其他人都只瞭解一半，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都曾經在外頭工作、讀書，現在回來居住在這裡就是希望可以把語言找回來。



溫度攝氏 12 度，我穿著三件衣服仍有些冷，站在他們之中顯得有點突兀，因為他們大多赤裸上半身，有些女性也是。他們身上的這些披風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獸皮，或傳統編織製成的。領導告訴我，他們現在希望自己的部落文化和外來文化，用 50/50 的方式去平均分配，回到部落一定要換回自己的服裝（先從形式上開始）。因為他們早已經是失去文化了，原本他們也是穿現代人的衣服，在都市裡工作賺錢。部落中有些人進到城市就會穿一般人的衣服，他的哥哥說：「為什麼

我們不能穿我們自己的衣服去？因為問題是，城市裡面共通的想法是，原住民是最落後的，原住民都沒有錢」。顯然這樣的穿著會讓他們遭受到許多的歧視。服裝雖然穿的比較一般，但祭典時會增加圖騰、耳環、項鍊，用以區分每個人的地位。他們的界線不是那麼清楚。也因為接觸文明社會，食物的來源並不是去打獵，而是去購買，而且因為他們位在保護區內，有些動物是沒有辦法再去獵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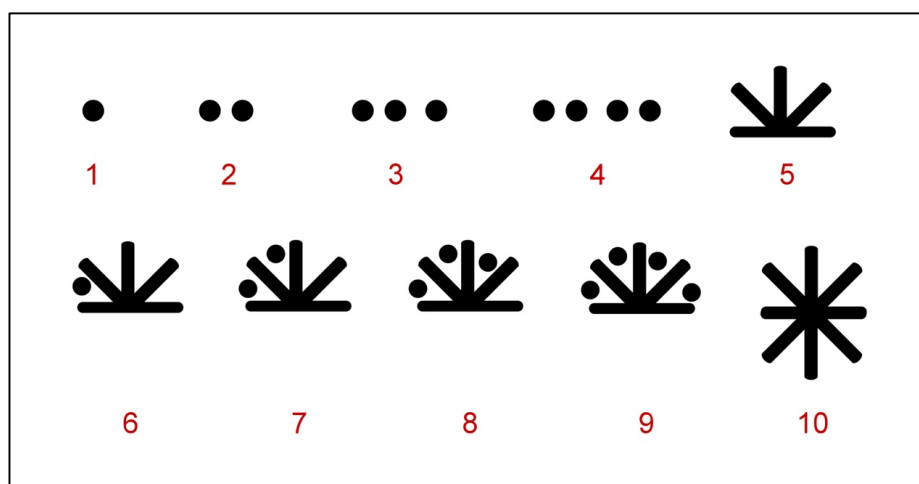
當初整個部族遷徙來到這塊土地時，就知道這裡的土地很貧瘠，所以他們知道這裡不是他們的久留之地，但最後他們們還是留下來了，也因為在和外來文化接觸過後，自己的種植技術慢慢的喪失了，所以他們目前就是要先讓肥沃起來，然後才能慢慢把失去的種植文化找回來。

需要花費的部分就是用觀光的方式來收益，政府也會有一些補助。這些材料、土、運送的費用、卡車租借、樹葉都需要從別的地方送來。平常他們就是利用這些手工藝品和觀光來賺錢，部落的人是不會出去工作的，這樣大家才能夠實行共享、共有的社會。

關於教育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部落裡面也有教室，而且還有兩位老師。可以從幼稚園一直教到四年級，之後就必須到公立學校，目前他們還在努力讓更多部落的師資可以加入。

進入他們建立的一間閱讀教室，教材是聖保羅州政府編印的，這間教室仍算是公立的，真正統合所有學科的學校是在公路的另一側，在比較大的部落裡面，有課本和習作。雙語教學的科目除了外語沒有，其他全部都有，像是數學、歷史、地理、藝術。有一些字音是葡語沒有辦法表示的，而他們自己又沒有文字，所以他們也開發了 Guarani 的音母，教學上就是用羅馬拼音的方式去學。他們的數字表示很直接，從 1~40，之後就沒有數字了，5 就是一個手掌的意思，以此類推下去。



部落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小朋友的老師，生活上技能的教授，使用口語的方式去帶孩子學習，在生活中演示給這些孩子。抓魚、打獵、編織這些各式各樣的生活技能都是用行動的方式去傳授。小朋友被交代要去自己蓋（小）房子，他們知道怎麼去蓋的，就一段段時間讓他們去學，目前小朋友蓋到的階段，其實跟許多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屋蓋法無異，就是立柱後，將斜屋頂的結構搭建出來。

有趣的是，我發現部落裡都會將生活用品或工藝品製作成兒童可以使用的版本，像是在這個部落裡，就有小朋友用的吹箭，吹箭是戰時武器，不是用來打獵的，他們會在箭頭上面塗上青蛙或蛇的毒液，用來防禦外來的入侵。另外還有，小型弓箭，大人的弓由整根木頭做成(單體弓)，小朋友的弓則是竹子。大人將這些東西做給小朋友玩，就是要讓孩子可以先做練習。



走進林中

年輕的領導帶著我走進旁邊的林子裡，孩子跟在後頭，接著又從我前方冒了出來，領導喊出猴子的叫聲，旁邊另一位部落青年發出鳥聲。《資訊》一書的第一個章節提到了『會說話的鼓聲』，非洲原住民利用鼓聲來溝通，即使是最微小的節奏，都代表一個句子。沒有文字的原住民並不代表他們的語言不夠動人，在這個部落每個人都必須要學一種動物的叫聲，近到森林裡每個人都要變成動物，確實人就

是動物，只是我們文明社會已經將自己排除到食物鏈之外，以至於認為自己可以任意的破壞這些環境。

如果在森林裡頭也許會受到攻擊或者迷路了，他們會用動物的聲音去溝通或確認對方的狀況，如果碰到外來的入侵者，他們就可以和族人說：「準備戰鬥」。我們邊散步在林邊，一邊就介紹每種植物的作用，有些木頭適合做弓，有些樹皮適合捻成線，或者可以做成簍子；路過一處深褐色的小水窪，他們叫我用手舀起來喝一口，有草藥的味道，他們說那正是用來治病的泉水。我一直對他們身上豹紋的袍子抱持著疑問，因為那看起來就像是假的，於是忍不住問了領導，他說，從前的男人都會有一件豹皮做成的披風，穿著它他們可以更容易隱身在森林裡，但現在豹已經是保育類動物，他們只能用這種棉袍來代替。



每個部落之間都會有自己的界線，族人可以在界線邊上活動，他們是從其他部落分支出來的，但在保留區裡頭的移動就必須要經過其他部落的同意。部落就像一隻手掌，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從某一根手指頭分支出去當然可以，因為環境可能不再允許這些負荷，或者部落裡頭的人無法共同相處，他們就會搬遷移動，但他們都知道，在文化的意識裡，原生的部落是永遠不會變的。

離開之前，他們召集了部落的大小，圍圈繞著我唱歌，雖然我沒有看到太多真正原始的部落樣貌，但他們將目前巴西部族碰到最真實的問題誠實的告訴了我，仍讓我覺得珍貴，領導告訴我：「從前一顆糖果就可以毀了一個部落」，因為孩子們會還想要再吃，將來他們會離開部落到都市裡生活，但他們正視這個無法逃避的事實，要從現代生活中找一條新的路，把文化和部落生活傳承下去，要先有語言，土地才會回到你的身上。

陸龜藝廊 Amoa Konoya Arte Indígena

原本是想要去這間藝廊找尋一些部落藝術家的資訊，因為在聖保羅州要找到部落的藝術家非常的困難，大部分他們都住在中部和北部。藝廊老闆告訴我，我晚來了一個小時，前一刻有一對部落的父子帶著他們製作的東西到藝廊，老闆和他們買了一些他們便回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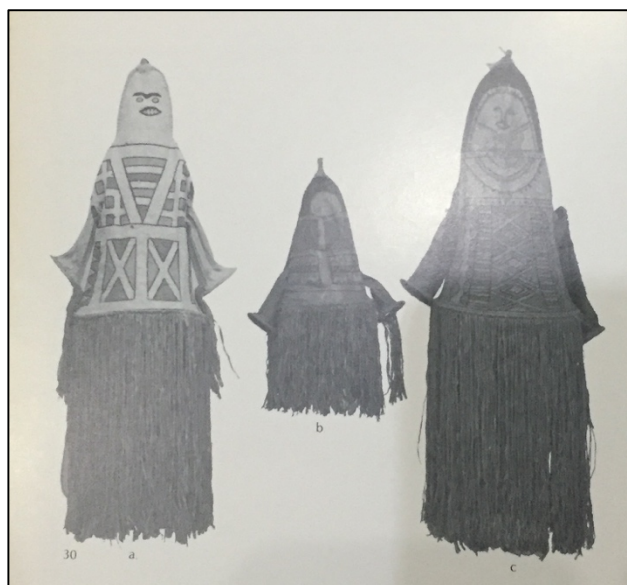
我實在很難想像這種關係的，部落的人將他們生活物品拿到藝廊販賣，來買這些東西的除了研究員，不然就是真正愛好部落藝術的人，再來可能就是一些獵奇者，人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原本的用途，只是單純欣賞那外皮，那層奇異的質感和顏色。



我一邊想著那對我未曾謀面的父子，一邊思考他們這段旅程。部落裡頭男女的責任分得很清楚，女人負責煮飯和照顧孩子，男人則製作器皿和打獵，如果一對夫妻吵架了，妻子可以不煮飯給丈夫吃，丈夫必須經過老婆的同意，才能去吃其他東西。自己統領的各個領域裡，他們是不能夠互相參與的，例如說男人的弓箭，女人絕對禁止觸碰，而女人的炒菜鏟，男人也不可以碰到。

藝廊裡的這些雕刻品和生活器皿都是丈夫製作的，先生販賣後得到的金錢，全部都由妻子掌管，我想他們應該正在採買許多調味料，或許他們還未走遠，但等到他們回到部落，應該背著一整包的物品，這或許就是現代巴西原住民生活的狀態吧！

樹皮 / 繪畫



在亞馬遜裡面一個叫做「去顧拿(Ticuna)」的種族。這個是他們部族裡面的代表，有一種樹叫做杜魯力(Tululi)樹的纖維（不是樹皮），這些顏料都是天然的。他們製作這些畫其實是拿來販賣用的，不是傳統上他們會做的事情。真正來講，一般部落裡面女孩子第一次月經來的時候他們會為他們舉辦一個儀式，慶祝女孩長大，可以開始生養小孩，樹皮其實是拿來做衣服用的，這個儀式裡面他們會讓女生穿這種樹衣，但是不會上色，他們會隨機去作畫，依照神靈或者當下的靈感在樹皮上圖畫。這個種族除了繪畫很厲害，編織手藝也相當不錯。



巴西紅木

我原本預定到了巴西要尋找這種木材來製作一支湯匙，沒想到這些木頭可不是那麼容易取得的，那麼他為什麼這麼有名？原來是因為他被大量的從巴西輸出到世界各地，製作小提琴琴弓和傢俱。葡萄牙人當初來到巴西時，稱這種木頭為 Pau-brasil，他們靠這種木頭致富，一百年內將之砍伐殆盡，人們根本忘了當初這棵樹名字的意義，便進而將這個國家稱為巴西（Brasil），諷刺的是它已經是巴西的瀕危物種，如果這種樹不在，那麼巴西也不該稱為巴西了。我拿著一根原木，非常的沈，這種木頭和羅漢松一樣生長緩慢，木紋直而細，敲起來聲音清而悠。現在如果你要砍這種巴西紅木是須要許可證的，就像原住民狩獵要有證明一樣。



關於巴西的食材

我很喜歡關注一件事情，現今人們從原住民那裡發現新的食材後，進而推廣成為大眾的飲食習慣。例如：奇亞籽，墨西哥的塔拉烏馬拉族是全世界最會跑的民族，他們將奇亞籽種植在住所周遭，用它製作成小餅，需要充飢時就塞到嘴裡，可以邊跑邊吃，他能提供大量的能量。又或者是台灣的紅藜，傳統上紅藜被種植在小米的周遭，雖然它富含營養，但是小鳥麻雀先吃過紅藜後就不會再去吃小米，這樣小米就得以收成。

原住民族裡頭的神農應該不只一位，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們發現太多飲食的秘密。重要的是，遺世獨立從未接觸過文明社會的民族，住在亞馬遜森林的深處，他們什麼都懂，而我們卻仍一無所知，現今科學家發現許多雨林中奇幻而富含營養的植物，而商人將它變成經濟作物，不斷的推展擴張的結果並不會真的讓人們獲得更健康的身體，他只是森林裡的一個小智庫，如果我們連森林也無法保護，那麼這些植物就永遠都無法保護我們，還有更多的植物在不起眼的角落生長著，森林是一座圖書館，我們要永遠的閱讀下去，而不是停在某本書上自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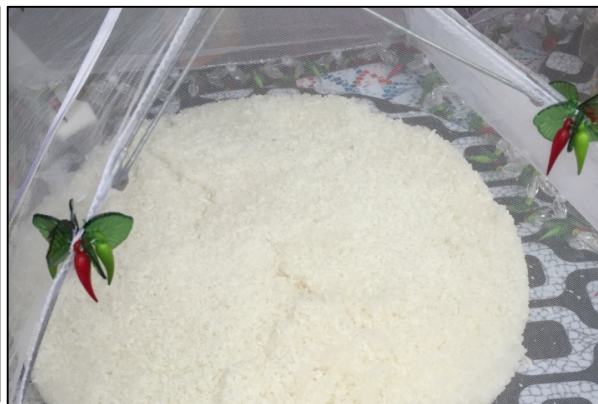
Sama / Lactuca

很意外地在每日的飲食生活中發現好玩的地方，在市場他們賣著山萵苣，阿拉伯人將生菜包著牛肉吃，放上山萵苣捲起來吃，巴西人吃著大塊的烤牛肉時一定會先吃一些生菜幫助消化，裏頭就包含了山萵苣，在台灣有很多族會食用這種野菜，或用這種野菜消除蝸牛的黏液，味道在我的經驗中是苦澀的，南美洲的食用方式反而清新，而食生菜的文化融合了許多民族的習慣，韓國人也配著烤肉來吃。



Tapioca

木薯已經成為了巴西人最佳代表食物，但這種飲食習慣最早是來自於 Tupi Guarani 族，好像蘭嶼達悟族在食用芋頭一樣，他們大量的用木薯充飢（富含蛋白質和麩質），將木薯當作主食。Tapioca 這個詞來自於 Tupi 族語的 *tipi'óka*，意思是澱粉。而現今則被識別為「用木薯粉製作出來的料理」，這些料理參雜著炎熱的風情，又多變於餐桌上的碟盤當中，有吃鹹的也改良成許多甜點的佳餚。它發展出了多樣的形式，除了粉，還會切片、切塊或者做成丸子（也就是我們台灣人最愛吃的珍珠）。傳統上原住民會在鐵盤上翻炒 Tapioca，直接食用；又或者煎成餅，而 Kayapo 一族設計成鳥造型鏟子，大多就是用來炒 Tapioca。



Palmito

巴西對棕櫚心的稱呼，他來自於印地安人的飲食，後來為現代人所接受並變成當今的一種罐頭食品，它富含纖維質並有清心退火的效果，從前人們會從死亡的棕櫚樹上撥取棕櫚心，現在則大多直接種植製作成農產品，一顆棕櫚樹能夠不斷地生產樹莖，因此能夠一直採收。台灣阿美族食用的藤心亦為一種棕櫚科植物，棕櫚科植物是原住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植物，印第安人用棕櫚的葉子當作房屋屋頂防水層，阿美族人用黃藤來製作生活器具。位於亞馬遜雨林中有多達幾百種的棕櫚樹，一種叫做 Acai Palm 的棕櫚樹在巴西廣受歡迎，其果子 Acai 被當成一種能量飲品的原料，巴西路上很容易買到，做成奶昔的樣子。



秘魯

秘魯人長得像大嘴鳥，不是因為他們的嘴巴，而是他們那個又大又挺又厚實的鼻子，到了眉宇之間，神情就像亞洲人了，膚色跟排灣族的深度差不多，而他們身上的編織衣物又像阿美族的服飾，螢光粉紅、螢光藍、螢光綠，雖然這些顏色是人造纖維才有的色彩，但每條路上，幾乎大半的婦女都用這樣一塊大毯子包裹著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那是她們的背包，往背後一甩，布角在胸前紮緊，就這麼背下了長久的生計。

遍尋不著

庫斯科這裡到處都是旅行社，街上一堆旅遊行程的牌子，如果你對此一點興趣也沒有，仍舊會有人來問你，要滑沙嗎？對彩虹山有沒有興趣？我都只能敷衍的態度對待他們，有太多地方想去，而每個地方似乎都有人想著點觀光財，即便是點一個餐，都被多收了一些錢。雖然來之前我已經先查好馬鈴薯公園的資料，但是寫過去的信全然沒有回音，這裡的 Tour agency 和其他網友的訊息少得可憐。不過心裡面想『越少人知道、越難尋找的地方，越吸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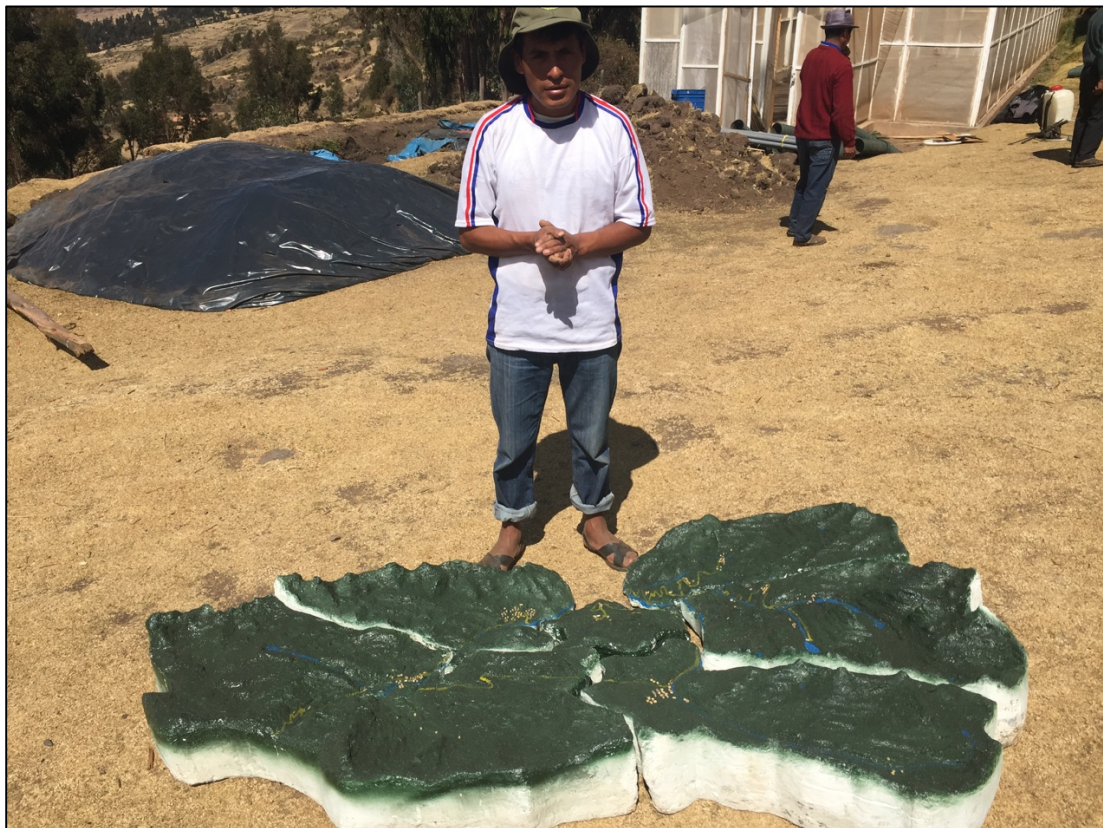
8/15 聯絡上了馬鈴薯公園的行政人員，幾封信過後終於可以上山去了。一早按約定來到 Pisac 美術館（google 地圖上找不到），和接待我們的人碰到了面，她是個個頭只有 145 公分高的女人，全身穿著傳統服飾，腳上是腳底涼鞋，她說西班牙話。這下可以好，我們彼此乾瞪著眼，明明 E-mail 裡大家都是用英文通訊，心中大概猜想得到，對方似乎是用 google 翻譯和我們進行通信的。

我請他們一定得找一個英文翻譯，我還得多付這名翻譯一筆錢，而且搭乘的接駁車竟然是一大台中巴，要價不菲，咬著牙我還是上去了。因為正值冬天，不是種植馬鈴薯的季節，因此整座山大多是黃土一片，這個時節馬鈴薯公園大多是沒有接待觀光客的。

Parque de la papa

馬鈴薯公園位於 Pisac 這個小鎮東北方約 15 公里處，雖不是離庫斯科太遠，但是沒有多少人對這裡有太多興趣。馬鈴薯公園這個組織不是只有馬鈴薯，還包括這個地區的傳統、文化和經驗，它並非政府組織，而是這裡六個社區自己成立起來的，設有自己的會長，這個會長要為所有的六個社區服務。

每兩年這六個社區會選舉新的會長，以及所有的組織行政人員。在這裡每個社區都會負責不同的經濟工作，例如：接待家庭、賣茶、編織品販賣、陶藝等等，那他們販賣的對象就是來這裡參觀的觀光客或研究者，每個部門收入來源的百分之十會繳回去組織的共同基金裏頭，最後這筆錢他們會 12 月的年度會議中討論，要分配多少基金在每個社區裡頭，因為每個社區工作的份量都不同。他們仍維持著傳統的耕作技術和智慧，就是希望能夠團結每個社區的力量將馬鈴薯的多樣性保存下來。目前其中一個社區被停權五年，因為他們不參與公共事務，也無法遵守整個組織的行事章程，五年過後會再重新檢核他們的行為，如果這個社區依舊沒有改進，他們就不會繼續再繼續合作。



馬鈴薯公園五個社區：Sacaca, Chawaytire, Pampallaqta, Paru Paru and Amaru.

1. Amaru：蛇的意思，是接待外來客人的住宿場所。
2. Paru Paru：溫室和工廠的所在，他們在這裡保存馬鈴薯，只有技術人員在這裡工作。
3. Pampallaqta：這個部落負責保護種子，這裡有非常多種類的馬鈴薯。另外這裡也是製作編織品的社區。
4. Sacaca：社區裡的女人們負責種植，包括茶葉、藥用植物等。
5. Chawaytire：這裡有餐廳，負責接待所有觀光客的飲食。

關於馬鈴薯

我想，從馬鈴薯去回應一個文化的保存議題、一個族群的藝術發展是很關鍵的切入點，必須要從『人』的角度出發，也就是一個族群在食衣住行當中，所面對的困境和現實狀況來檢視。

在這裡他們仍然維持著用傳統農耕具來種植馬鈴薯，用腳犁將土鬆開、利用破土器敲碎結塊的土，因為那裡土壤比較乾燥，所以較大塊的土就必須先敲碎才有利種植，最後用鏟子來耕種，族人們趴在地上辛勤的耕種。除了馬鈴薯，他們將傳統對草藥的知識傳承下去，生病了他們就喝花草茶，需要加緊耕種時就食用古柯葉提振精力。



我們吃的薯條是從古老的安地斯高山傳遞出來的，他是最早就全球化的食物，全世界有兩千多種馬鈴薯，在秘魯就包括了兩千種，而馬鈴薯公園則擁有 1300 多種，也因為社區的團結組成，讓秘魯政府開始重視這項農業資產，並在利馬設立了馬鈴薯國際中心，而挪威斯瓦爾巴的全球種子庫也來向他們索取種子。

因應不同的季節他們會食用不同的馬鈴薯，如果把全部的馬鈴薯都拿出來，他們很容易會壞掉，冬天不適合種植馬鈴薯，要等到 11 月那時，當所有的山開始變綠，他們才會開始種植。有些馬鈴薯被製作風乾，等到要食用時再用墩煮的方式煮食，因為實在太多種馬鈴薯了，我只記得幾種。有種馬鈴薯有很多的『眼睛』，很難將皮削乾淨。所以，當一個女孩子要出嫁時，夫家的媽媽就會叫這個女孩子把這種馬鈴薯去皮，這是一種考驗，如果女孩削的好，那麼她將會是一位好妻子。



世界圖像

這裡的人將土地命名為馬鈴薯公園，是因為他們發現這裡有三種原生的馬鈴薯，另外還有一種是從 puno 那邊過來的。這一千多種的馬鈴薯都是從這三種馬鈴薯中交配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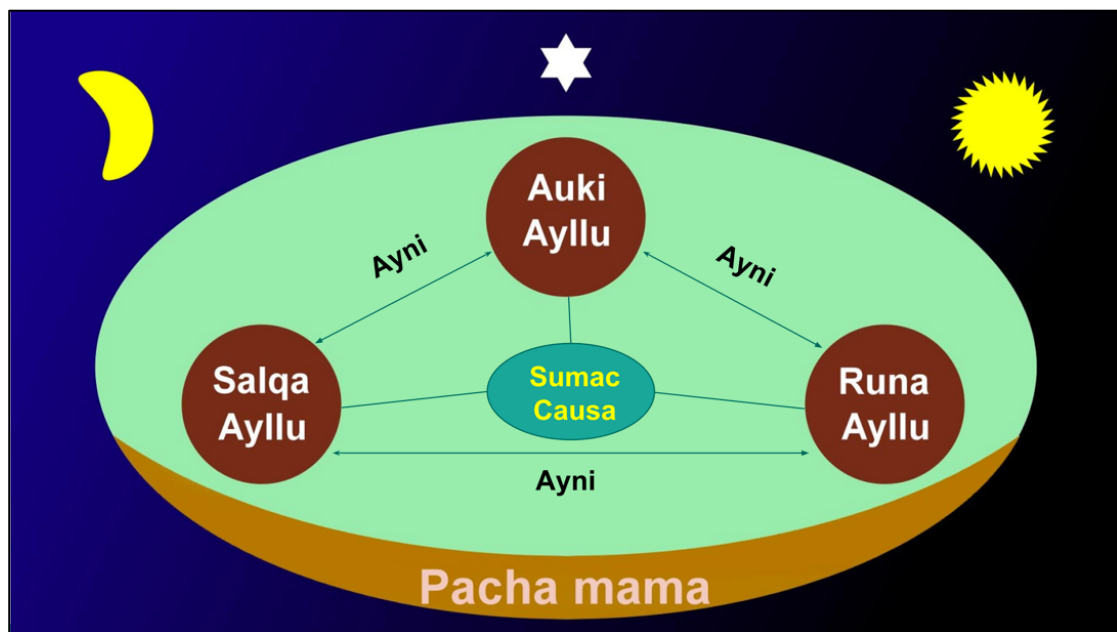
為什麼需要 1300 多種馬鈴薯？因應不同的季節人們會食用不同的馬鈴薯，物種的多樣性是來自於大地之母的照護，而不是人的功勞，要知道每一種馬鈴薯都影響著不同的生物，土壤、昆蟲、植物、野生動物和馬鈴薯有著緊密的關係，我驚訝於他們提出來的大地信仰：

『在這我們堅信，世界有三個 Aylo (社區)，第一個是 Runa Aylo 是人居住的世界，只有人住在這裡，所有的組織也都在 Runa Aylo 裡面，所有關於人的工作或人產生的事物，都屬於這裡，包括家畜這些動物。第二個是 Salqa Aylo 它是屬於荒野野蠻的世界，Salqa 的意思是 Wild。第三 Auki Aylo，代表了所有的山，每座山都有自己的名字。這三個世界要彼此幫助(Ayni)，世界才能不斷生生不息。

舉例來說，在 Luna Ayllu 裡頭的人，他要去提供禮物給山(Apu)，人們會將 Coca 樹當作獻禮，當你在吃 coca 葉的時候要向著每一座山致敬。所有的山對於人來說都像一個神靈，而山會提供給人們保護，舉例來說，山會阻擋疾病，或者他會提供更多的養分給人們種植的東西。

而人們在高處種植馬鈴薯，所有的環境都是屬於 Salqa ayllu，所以人們不會全部採收種植的收成，而是留下一些給野生動物，那野生動物會留下訊息，告訴人們今年的採收狀況，人們會看到野生動物的狀況而得知今年會是好的一年還是壞的一年。

當這三個世界合作無間的時候，才有辦法達成 Sumac Causa，意思是回到生命，這三個 Allyo 的生命都會因此得到茁壯，而這些事物的關照全部都在 Pacha Ma Ma(大地之母)之下，包括了太陽、星星、月亮，這就構成了這個世界。』



離開了馬鈴薯中心，由嚮導領著前往寄宿家庭，翻譯已離我們遠去。她說要翻過山頭才會到達住宿地點，這一翻就翻了一個多小時，走在山坡地上，我們不耐低氧的空氣氣喘吁吁，突然天空下起冰雹，我拔腿狂奔，為這從未有過的經驗笑了出聲，嚮導臉不紅氣不喘地在前方等著我們。



等真的到了那裡，我們馬上被招待一份最單純的午餐，一碗藜麥粥，一整盤煮熟的馬鈴薯和蠶豆，一杯新鮮的菊花茶，幫我們準備佳餚的是家庭裡的兩位小女孩，他們看著我們吃著的表情，好像擔心著我們不喜歡他們準備的東西。其實這樣的餐點已難以尋找，簡單卻有紓壓的效果。

吃飽後我散步到社區裡，想看看大家正在做什麼，走在泥土路上，田裡的豬掘著土，陽光斜射，有兒子和媽媽在門前織著毯子，我靜靜的看著，在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那是一份學不來的專注精神，一份為著微小的不同而奉獻心力，我深深為此著迷。

秘魯的國旗中央，框住了三樣東西，藜麥、羊駝和黃金。藜麥，又稱印地安麥、奎藜、灰米或小小米，是一種南美洲高地特有的一年生穀類植物，種子可食。在安地斯高山上能夠吃上一碗藜麥粥是最幸福的事了，如今全世界都跟著古印加人一起食用藜麥。下方的圖案是「黃金」，早在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洲時，就被不斷搶奪的礦產，時至今日在亞馬遜河雨林裡，盜金者和惡劣的伐木企業，以及運送毒品的毒梟，一起破壞雨林，隱世的印地安人被謀殺、驅趕，最終逃離家園。

最後一項——『羊駝』，秘魯人靠著牠致富，古印加人時代便養殖羊駝，因為牠全身上下都是寶，羊駝除了身上的毛具備強大的經濟實力，牠的肉也可以食用，甚至糞便也可以拿來燒柴。現今秘魯的 Quechua 語族承接著羊駝這種奇妙的動物，發展出令人驚豔的編織藝術。



秘魯的 Live Art

從進入 Arequipa 之後，我就開始注意到這項秘密而安靜的運動，婦女們(除了 Taquile 島上，由男人負責編織)或群聚，或獨自在自家門前編織，他們一坐兩個小時，手中快速的穿針引線，起初羊駝就可以解決他們對織品的需求，後來，編織變成了 Quechua 人重要的收入，綿羊的引進讓手工編織的產品迅速的擴張開來，但自 1960 年代開始，人造纖維進入市場，線材便宜後，許多人都使用現成的線材編織，甚至市面上已變成多以工廠製造的產品為主。



但許多的社區們仍然維持著手工編織的傳統，因為那面乘載著他們的智慧、記憶：
「我將我編的東西賣了出去，不是因為我不喜歡，而是我想要送走這段回憶」
他們從羊駝或綿羊身上取毛，自己捻線來生產編織品，在山區或鄉間小路，一邊聊天，一邊將手中的毛團捻成線，甚至在移動的路上，他們的手也沒閒著，看著前方的路，手也沒停著。聽說一般人要熟練這個功夫都至少要一年，這驚人的功力肯定都是從小就訓練得來的。



「當我還是小女孩時媽媽就告知我不可以再編織機旁邊吃東西，那會帶來壞運氣。就好像在把線材吃掉一樣，接著我可能會不夠線完成這塊布。」

他們稱自己的技藝為『Live Art』：活的藝術，因為，這樣的技藝不是從課本或教科書裡面學習到的，而是在他們的家庭生活中，由母親擔任孩子的導師，從羊駝上取下毛髮，花好多的時間捻成線，將線材染色，因為這樣所以他們非常珍惜編織所圍繞而成的事物，若不認真對待，很可能就浪費掉了整塊織布。如果編織完成了，我們才可以知道，這塊布是由許多生命一起賦予的，如果我們只是用人造的線，可能就無法體會每個生命體之間的關係。



從一條線，到一條布帶，最後是一整塊布

編織是傳統衣物中一項很重要的部分，像是 Liklla(肩織布)、Poncho(披肩)、Chumpi(布帶)，表現了這個地區人們的認同，從 1960 年代的改變之後。這些編織中的設計、顏色、品質和用途已經改變許多，由於多樣的環境影響和變異，在意識形態、教育、地方和信仰中產生變化，編織仍然擔任了很重要的維繫角色。由於從上個世紀就缺少傳統編織的參照，人們只能從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去查閱古老的布料，並從一些耆老的訪談當中去得知一二。

在印加社會中，編織形成了很大的一個社群，在各地都有，他們主要生產三種的編織品：1. 掛毯、2.水平背帶機(backstrap loom)所製作出來的衣物、3.厚重的毛毯。



Chumpi- Belt and Sash 腰帶和飾帶

大部分的編織設計都只會在這種布帶中見到，在毯子中則不太常見。我們可以在飾紋母題中見到許多他們回應環境與文化的設計，除了花紋的豐富性之外，可以看到許多動物進入了編飾當中，蟾蜍、熊、馬、鳥、魚、兔鼠、蜥蜴、蛇等，當然還有 Pachamama 和 Alpaca；Taquile 島上男性編織的織帶，還訴說著不同月份的節氣與農耕漁牧生活的連結。一個人，從出生開始，他就與編織有關係，襁褓中的嬰兒會在出生的第一個月就用這種織帶包裹著，一直到他長大後，將它作為腰帶。我向一位老阿嬤買了一條腰帶，他幫我介紹了上頭所有的紋飾，並且幫我繫在腰上。

Lliklla- Blanket 毯子

去到秘魯最常看到的就是婦女們背上的布袋，那是一整塊毯子，可以當作背袋、披肩和圍巾，甚至包裹馬鈴薯也有專屬的毯子，它是女性最重要的一塊毯子 Lliklla，每個家庭當中都會有非常多的毯子，通常是由兩塊布接合在一起。婚禮時，新娘會套上自己編織的披肩，再用銀做的胸針別起來。從前的毯子還有被保存下來的非常少，但是它確實可以被流傳百年之久，而傳統的毯子品質更好，但是顏色則比較多使用原色為主。居喪時女性穿戴用的披肩是以黑色為基底，側邊則是黑白相間的設計。很重要的是，如果一個孩子如果你沒有在一開始就學習傳承自父母的設計，那麼你將無法學會其他更多的編織。毯子雖有許多被工廠製造的產品取代，但是背毯的傳統仍普遍的存在他們的社會。



Ponchu

披風的風格通常是簡單明顯的編織，從前的古董披風主要以深綠色、藍色為主，特別是紅色的披風有著其他顏色的線條紋，最近的幾十年間，編織的材料從羊駝毛轉變到羊毛，最後則大部分是人造線，顏色從紅色，轉變到灰色、咖啡。



『披風的簡潔和高雅是安地斯人遺產的綜合體，他是發源於智利和阿根廷高原地區的，很可能是耶穌信徒當初進入智利高原，將 ponchu 輸出給這些印地安人，它同時展現了 19 世紀早期，秘魯人為準備獨立運動和自由戰役的時代』

『在我還是個女孩時，大部分的男人都穿著條紋的紅披風，最近期只剩少數男人穿著披風，但是即使是我這種年紀的仍要為自己的丈夫編織一條 ponchu，可是他們大部分都只想要穿夾克』

我深深地為 ponchu 著迷，不斷地尋找古董的披風，但價錢實在太高，大部分都是羊毛的製品，我希望可以找到一條適合我的 ponchu，大部分將他們穿在身上是很沈重的，人造纖維的製品非常的輕巧，但是卻無法顯現那份生活的態度。

編織合作社

走了一圈秘魯，發現農業和編織是家庭中很重要的收入，在社會中這也因此成為了很重要的功利性功能。觀光產業佔了秘魯極大的收入比率，許多販賣自己手工編織的婦女為此還要跟觀光客幹璇，為了幾塊錢僵持不下，其實對許多社會來說，以手工的價錢而言，當地婦女的出價已算便宜。也許因為這樣的現象，許多地區都各自成立了編織中心，由婦女們組成，像是 Llachon 的婦女編織藝廊、Taquile island 的編織市場、Chincheró 的傳統編織中心，他們彼此間合作起來，並授予教育和販賣的功能，將產品的定價統一，觀光客不可殺價，這樣保障了所有編織者的工作和心情。但有些編織中心的產品高的嚇人，幾乎是市價的三倍以上。如果一個文化是為世界所欣賞的，由觀光客付錢，婦女們從早到晚編織著不同的夢境、記憶和色彩，也算是保存下了這份難得的藝術，活的藝術。

